



与魔鬼打交道的人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I235.7/68

电影文学剧本丛刊

(第二辑)

与魔鬼打交道的人

师 征 朱世耀等

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室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丛刊

(第二辑)

与魔鬼打交道的人

郑 征 朱世耀等

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室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175,000字

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500册

书号 10111·1226 定价 0.74元

目 录

- 一、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师 征(1)
- 二、鲜红的其曼古丽 朱世耀、归绪昌(101)
- 三、山高情深 王 进(169)

1979.10

电影文学剧本

与魔鬼打交道的人

师 征

第一章

一辆轿车在林荫大道上飞驰。

汽车来到十字路口，被一道人墙挡住去路。

从汽车里跳出一位十八、九岁的小姐，圆圆的脸庞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头发散披在肩上，头顶匝着一条紫红色的缎带。她从人墙的缝隙中挤了进去。

怒吼的游行队伍，挥舞着拳头和旗帜前进。

横幅的特写：“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民主，我们要自由！”

警察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。

马队挥舞着马刀冲向游行队伍。

梁纹突然睁大惊恐的眼睛大叫：“张望！”

张望，中等个子，方正的脸，眼睛闪烁着炽热的光芒。他和几个同学冒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和警察搏斗，掩护队伍前进。

马队冲向张望和几个同学。

有人受伤了，有人被水龙冲倒。

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工，清秀苍白的脸上有一双深邃的大眼。她挥了一下手臂，几个戴着纠察臂章的工人随她冲向马

队，她以出人意料的果敢和力量拉住了马缰。

张望和几个同学被抢救了出来。

女工被马刀砍伤，倒了下去。

一个工人大叫：“艾棣！”

张望见状返身，奔了过去，扶起了于艾棣。

梁纹伸长了脖颈大叫：“张望！”

一只大手把梁纹拉出人群。

满脸温色的梁建斋把女儿梁纹推上汽车，随后自己也钻了进去，大声命令司机：“绕过去！”

汽车转了一个方向，开足了马力。

汽车来到一条静悄悄的马路，路旁是高大的法圈梧桐。路上偶然有一两个洋人、阔佬走过。

汽车在一座豪华的别墅门前停住。这里已是车水马龙。汽车刚刚停稳，衣冠楚楚的门房上前开了车门。

梁建斋和梁纹先走下汽车。

杜倩纹——梁建斋的妻子，装饰入时，皮肤白皙光润，因为善于保养，外表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小许多。下车后，她拿出一个小小的金色粉盒，打开来对着镜子理了理妆。

最后下车的是杜康夫，一个年约五十余岁的高个子，头发已经花白，眼镜后面有一双难以捉摸炯炯有光的眼睛，嘴里叼着一个十分讲究的烟斗，一看就知道是学者教授之类的人物，他是杜倩纹的堂兄。

四个人鱼贯进入大厅。

大厅里灯红酒绿，客人熙熙攘攘。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们抓住这个斗美争艳的机会，串来串去。

富商们借此机会交换着经济情报。

几个军人说着一些奇闻逸事，逗引得女宾们时而哄笑，时而啧啧叹息。

站在酒柜旁的两个颇有身份的商人谈着话。

“张公甫真了得，居然把陈果夫请来了！”穿西装的胖子不胜羡慕地说。

留着山羊胡子的干瘪老头呷了一口酒：“陈果夫同意把他的公司交给张公甫合营，足见荣昌公司实力的雄厚。”

“也看出张公甫的魄力！”胖子竖起大拇指。

梁建斋一家步入大厅和客人们打着招呼。

梁建斋走到正和几个客人谈话的张公甫身旁：“公甫，南京来的大人物还没到？”

张公甫回过身来：“今晚准到。”他声音宏亮，举止庄重，从客人们对他的尊重和奉承的态度上，一望而知是个有气派的商业巨子。

梁纹象燕子一样穿过人群，不时向认识的人送去表示招呼的微笑。她来到一个端庄娴静的中年妇女身旁，喊了一声：“张伯母！”

“纹纹！”王惠如十分疼爱地叫着。

梁纹神色紧张地把王惠如拉到一边：“张望参加了示威大游行，好象受了伤！”

王惠如听后微微皱起眉头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不安的神情。

张公甫和梁建斋谈着什么走向他们。

杜倩纹挽着杜康夫也走了过来。

杜倩纹向张公甫、王惠如笑了笑：“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位客人。”说着看了杜康夫一眼：“这是我的堂兄杜康夫，刚

从内地来。”

梁建斋紧接着：“经济学家、教授！”

张公甫微微点了点头：“欢迎！”

梁建斋向杜康夫介绍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荣昌贸易公司的总经理、董事长张公甫先生！”

杜倩纹挽起王惠如的手臂：“张太太！”

杜康夫向王惠如点头致意。

一个管事模样的人来到张公甫面前：“总经理，严克飞局长和太太到了！”

严克飞穿着制服，一脸的傲气，眼睛里流露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冷的光芒。

他的太太玛瑞是个高头大马式的女人。肥胖的脸上，浓妆艳抹，脖子上套着项链。象人参萝卜似的粗手指上，紧紧箍着钻戒。她的年纪显然比严克飞要大，高高地昂着头，不时用一条粉红色的丝手帕在鼻翼两侧掀一掀。紧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一个光头将军，猪肝色的脸象风干的桔子皮，身穿中将军服，脚上却蹬着一双人字直贡呢的布鞋。

这三个人的出现，引来了不少客人向他们拢来，用各种方式相互打招呼。

随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飘过来一个袒胸露臂、袅娜细腰的年青女人。她的柔媚的目光朝严克飞一瞟，夸张地叫着：“严局长，我正担心那些暴徒会把你送上西天哪！”说完又是一串笑声。

严克飞却没有把这句话当作玩笑，阴沉的目光朝四周一扫，冷笑一声：“上西天的自然会有，改日……”拍了拍丽丽赤裸的肩膀，“我请丽丽小姐到刑场参观，一枪一滩血，一

刀一颗人头落地，壮观得很哪！”

丽丽发出一声尖叫。

男人们哈哈大笑。

严克飞拉赵一彪走向张公甫。

严克飞：“恭喜呀，总经理。”

张公甫满面春风地：“托福！”

严克飞回身指了指光头将军：“这位是驻苏北兵团的副司令赵一彪将军！”

赵一彪江湖气十足地抱拳：“久仰山斗，今日特来拜见，和总经理交个朋友！”

张公甫打量了一下赵一彪：“请多关照！”

严克飞笑着补充了一句：“司令还是位佛门弟子，法号智能！”

张公甫笑了笑，随手请客人们入座。

杜康夫和其他几个客人也走了过来。

张公甫坐定之后，随便问道：“赵司令，前方战局如何？”

赵一彪有些意外：“总经理也关心战局？”

严克飞拍了拍赵一彪的肩膀：“荣昌公司北到西安、天津，南到昆明、香港都有分行，战局的变化，比你们军人更关系重大呀！”

赵一彪两手往沙发背后一摊：“总经理放心，我军在前方连连获捷……”

一直站在旁边，叼着烟斗冷眼旁观的杜康夫“哼”了一声。

众人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杜康夫。

杜康夫逼人的目光朝众人一扫：“怪哉！外电的报道，

恰恰相反。西北、华北、东北共军全面反攻，陈毅的八个纵队已经开始向豫、皖、苏边区挺进，国军节节败退。”

杜康夫这一席话，引起众人不同的反映，有的瞠目结舌，有的投以惊异的目光，有的暗暗点头。

张公甫转动着手中的雪茄，注视着袅袅上升的烟雾判断着。

严克飞盯住杜康夫，眼睛流露出莫测的光芒。

赵一彪大叫一声：“外国人在中国，还有我中国人清楚?!”

杜康夫毫不理会，仍冷淡地：“试看今日之将军、司令无不想方设法搜刮钱财找退路。”冷笑一声，“前方打胜仗才是怪事!”

赵一彪霍然起立，怒目圆睁：“嘿嘿！这位先生，要是换个场合，我会把你当共产党报销了。”

一直深为担心的梁建斋不满地看了杜康夫一眼，转身对赵一彪满脸堆笑：“茶余饭后，各抒己见，请司令不要见怪。”

赵一彪哈哈大笑。

严克飞狐疑地盯住杜康夫。

山羊胡子站起来：“诸位，张总经理远见卓识，还是听听公甫的高见吧！”

立即有几个人附和。

张公甫靠在沙发上，半闭着眼睛：“打仗嘛，总有胜负，对做生意来说，都是机会。”

赵一彪一拍大腿：“实惠！打仗也和作买卖一样，赔本的生意不能做。仗他娘的打胜了，我的队伍也打光了，谁还买你的鸟账?!”又转身凑近张公甫十分认真地：“总经理，给我们兵团当个高参吧！”

张公甫听罢大笑。

管事的人快步走到张公甫身后：“总经理，王一颂先生从南京到了。”

张公甫：“就他一个人？”

管事的点点头。

相当幽雅的小客厅。

一个穿西装的矮胖子，挥着扇子，眯成一条缝的小眼射出狡黠的光芒。嘴上留着精心修饰的小胡子。

他见张公甫走进客厅，连忙迎了上去，谄媚地笑着。

张公甫做了个让座的手势：“果夫先生什么时候到？”说着坐在一张靠椅上。

王一颂搓着手：“果老不能来了。”

张公甫大感到意外，挺直了身子，投给王一颂一个疑问的目光。

王一颂连忙站起来，靠近张公甫严重地：“共军开始全面反攻，共党地下组织紧密配合，我们已是腹背受敌的局面。”

张公甫很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这和果夫先生来上海有什么关系？”

王一颂低声而神秘地：“昨天，总统亲自召见了陈果老和军统的毛人凤局长，下达了一个‘A’字密令！”

张公甫一怔，迅速看了王一颂一眼：“这是什么古怪货色？”

王一颂走到张公甫身边，俯身低语：“追查共产党在上海经济界的地下组织，昨天夜里……”

南京，陈果夫的客厅。绿绒窗幔紧闭，灯光昏暗。

几个官僚模样的人和一位将军在等待，显然他们都是要有要事晋见的，互相偶然低语几句。

王一颂叼着长长的象牙烟嘴，来回踱步，不时看看手表。这里只有他最随便。

将军侧身问一个官僚：“什么人？”朝王一颂咧了咧嘴。

某官僚带几分讥讽地一笑：“陈公的干女婿，专门搞钱的。”

一长一短的喇叭声传来。

王一颂闻声连忙迎了出去。

门灯亮了，大铁门打开了，两个便衣卫士站立两厢。

一辆汽车驶进来，从车上走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。浓黑的头发梳理得整齐，入时的西装上别着一个景泰蓝的证章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王一颂迎上去：“志仁兄，果夫先生没回来？”

钟志仁掏出烟盒，取出一支烟：“就到。”

王一颂焦急地：“急死人！”

钟志仁点燃了香烟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一颂：“果老答应明天去上海——”

随着一声短促的喇叭声，一辆紧掩着窗帘的高级轿车驶入大门。

钟志仁扔掉香烟，迅速地跑上去开了车门。

穿着黑色中山装，脸色阴沉的陈果夫走出汽车，朝客厅走去。

王一颂和钟志仁紧紧相随。

客厅里的将军、官僚们垂手侍立。

陈果夫并不和他们招呼，直朝楼梯走去。他走到一半突然停步，头也不回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一颂、志仁！”说完走上楼去。

钟志仁和王一颂跑上楼去。

陈果夫的书房。

陈果夫躺靠在一张红木摇椅上，紧闭双目。一只枯手在额头上抚摸了几下，先“嗯”一声：“张公甫那里，我去不成了……”他突然止住话头。

王一颂想说什么又不敢贸然插嘴。

钟志仁以请示的口吻问道：“是不是，我代表果老跑一趟？”

陈果夫几乎叫人不易觉察地点了点头。“名义上代表我和荣昌洽谈商务，”干咳了几下，睁开了眼睛，“主要是执行‘A’字密令！”

钟志仁恭敬地：“是。”

陈果夫站起来，立在窗前，望着黑沉沉的夜空：“根据情报，共区大量军需物资是从上海运出的，一定要斩断他们的供应线。你此去……”回转身来，眼神里露出一股杀气，“尽快查破共党在经济界的组织核心。”

钟志仁：“是。”

一位侍者立在大厅门侧高唱：“钟志仁先生到！”

钟志仁走进大厅。

严克飞热情地叫着：“钟兄，少见！”

钟志仁笑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注视着这位南京来客。

张公甫在王一颂的陪同下走了过来。

王一颂：“志仁兄，”回头向张公甫一指，“这就是张总经理。”

钟志仁伸出手去：“久仰。”

张公甫握住他的手：“欢迎！”

昏暗的路灯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在地上，寂静的街道上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

张望搀扶着于艾棣奔跑。

两个便衣在后面紧张追赶。

张望扶着于艾棣来到大门口，看看后面没有人，急忙闪了进去。

便衣追到，看见大门里的气派，踌躇了一下，朝前跑去。

于艾棣昏过去了，血顺着她的手臂滴了下来，脸色更加苍白。

张望考虑了一下，毅然背起于艾棣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这是一间相当简朴整洁的卧室，书桌上堆满各种书刊。

张望小心地把于艾棣放在床上。急忙取来药箱，撕开于艾棣的袖子，仔细地清洗伤口，敷上药物，包扎起来。

敲门的声音。

张望一惊，走到门口问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是我，少爷。”

张望开门走出室外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一个年长的女佣人：“太太说，少爷一回来，马上到她

那里去。”

张望：“请太太来，不要惊动客人。”

于艾棣渐渐醒过来，惊异地环顾着房间。

张望递水给她。

于艾棣挣扎坐起来：“我得马上回厂去。”

张望摇了摇头：“你这样重的伤……”

于艾棣笑了笑：“不要紧的。”

“望儿。”门外传来王惠如的呼叫声。

张望示意于艾棣放心，返身开门走出室外。

张望掩住门：“妈妈！”

王惠如神色有些紧张和不安：“望儿，今天家里有这么多客人，你怎么……”

传来一阵哄笑声。

严克飞的叫喊声：“欢迎歌舞红星丽丽小姐唱歌！”

又是一阵哄笑声。

张望锁紧眉头，极为不满地：“爸爸变了，为了发财，竟和特务头子勾搭上了，这样下去，灵魂也会被蛀空的。”

王惠如责备地：“不准这样讲话。”

张望情绪仍有些激动：“您应该劝劝爸爸，和陈果夫这样的特务头子同流合污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王惠如不想讲下去，有意岔开，指了指屋里：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张望推开门请母亲进去：“一位女工。”

王惠如关切地走向于艾棣。

于艾棣想下床。

王惠如心痛地：“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望儿，快送医院